

记忆里的春游

□冯志军

那时，一听说要组织春游的事，校园里沸腾了，孩子们欢喜得奔走相告，脸上的笑鼓鼓的，有的甚至吱嘎吱嘎地咧嘴大笑起来，身体团在草地上滚来滚去。“好学生”也不矜持了，连老师们都跟着一蹦一跳地。

春天的孩子总比其他季节的来得激动，就像钻在地底下“窝”了一冬的小虫，好不容易脱去了束缚手脚的棉衣裤，还不赶紧打几个滚儿呢！春风也乐呵呵地，柳絮挠着人的痒痒，而那青草地多软乎多温暖啊——嗯，可以去春游啦！对，那时还叫做“春游”。

这么美丽的日子，是应趁兴去游玩一番，做些美丽的事，吃点好吃的东西，说些有趣的话。从春季开学第一天起，孩子们就在窃窃私语春游这件事。这会儿，兴奋过后，他们又有些惴惴地，小心眼里儿凭空添了些愁——万一家里人不同意呢？万一下雨了呢？万一来不及做完作业呢？……

那时，我们的春游遵循就近原则，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。乡下娃从小就会“飞奔”，不怕远，春游全靠“11路”。山野和田间地头是最好的练兵场，区区几里地算啥，能去游玩就好。现在可就讲究了，非得穿双平底软乎的运动鞋、身着统一校服、背一大袋零食，这才是合乎“春游”样子的春游。那时，倘若家里放话能去，且还能给一两毛零花钱，那简直得开心地得敲锣打鼓、遍告全村了。

终于成行了。一路上，背着破书包的、拖着拖鞋的、垂着裤带子的、裤管一高一低的……如果不是有队旗带头，老师又在高声领着唱歌，路人们一定以为是吃了败仗的“残兵败将”，或是刚从土堆里刨出来的一堆“泥娃娃”。

那歌声震耳欲聋——不是《卖报歌》，就是《一分钱》。能唱全的不多，多数属于“滥竽充数”，但都铆足了劲儿地卖弄会唱的那

几句。“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……”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……”细听，才知头尾唱的不是同一首。那参差不齐的歌声像极了狗嘴里的牙，又让人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开心快乐，让本想开口骂的路人，最后生生住了嘴，笑眯眯地让出路来给他们——大概，路人们看着这群小兔崽子，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和已经远去的童年……

那时的我们，勤俭是第一美德，吃零食就是败落、萎靡的象征。大人们能答应孩子出去玩儿已是恩典，还要零食？别想！

五六年级时，我们的春游破天荒地出了趟远门——乘火车从慈城去余姚！现在一脚油门的事，在那时看来，是多么遥远，远得好像要去月球。

父母鲜有地慷慨，给了我两块钱零花。我劈开储蓄罐凑到了一元，在爷爷奶奶那里“骗”得了一元，又在爸爸的裤兜儿里，嬉皮笑脸地“偷”了一元，揣着五元钱，豪气万丈地踏上了火车。钱被牢牢捏在手中，渗着手心的汗水，一直在我的裤兜里动荡不安。那笔巨款，和我一起筹谋过的所有好吃的——甘蔗、茶叶蛋、葱油饼……幻化成了无数幸福时光，描摹着一个孩子对春游的所有美好想象。

一下火车，“外面的世界”如此新鲜地蜂拥而至，这也没见过那也没看过。不多会儿，我对县城街边那“红的绿的”瞪圆了眼珠，那是一块块小丝巾，几近透明的大红大绿在春风中飘摇，一下下招引着我。把它绑在马尾辫上，蹦跳起来，那丝巾就像一只飞走的蝴蝶，逗得我心疼。没忍住，五元巨款全买了丝巾，把它绑在发辫上。那引得众人瞩目、得意洋洋的情景和模样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天好，人美，时间正合适，让我们一起去春游吧。



我与银幕的不解之缘

□文道星

在光影交织的世界里，一部《哪吒2》以其独特的魅力，跨越国界，火遍了大半个地球。这部影片的成功，不仅仅是编导才华出众，更离不开现代放映技术的加持，它让每一个场景都栩栩如生。而我，与银幕的情缘，则要追溯到一个更加遥远的年代。

想当年，我曾是一名电影放映员。这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初，尚未普及的电视机说起。那时的电视传播是模拟信号，因基站少又无网络，发射与接收信号都较弱，使得图像不稳定，声音缺层次，加之显像管尺寸小，观看效果很一般。尽管如此，公司俱乐部播放电视，还是人头攒动，争先恐后。

一天，我偶然发现储物间里有一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，正在我琢磨机器时，平时喜欢看电视的潘经理，围着放映机转了一圈后，对我说：小年轻去培训一下，回来放电影吧！没几天，我就拿着单位介绍信，去了地区电影放映公司，报名参加了放映员培训班。当时的电影胶片片基，是由醋酸纤维素或聚酯材料制成，一部电影有2/3千米长，分五/六卷铁盒分装，供运输和跑片之用。由于电影胶片成本较高，因此，对它的使用和保护要求十分严格。放映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
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，第一次放电影的情形。那天下午开始，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。问的最多的“今天放什么电影呢？”“这电影好看吗？”“晚上在哪放电影啊？”……

那天我提前吃了晚饭，把放映机、幕布、音箱等弄到操场，有些员工已早早地到了。于是争着上来帮我，有的吊幕布挂音箱，有的找电源铺电线，而我则专心地调试着机器……

天终于暗下来，电影开演了。片名《小兵张嘎》……现场一片平静。只有黑白画面在银幕上明暗不停地变幻，不时胶片上的划痕像下雨般地往下滑走，还有那旧片磨损带来的光电转换，产生的忽强忽弱的声音。尽管如此，观众看得非常认真专注，就像坐在教室里的学生，聚精会神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。

当影片出现嘎子哥（安吉斯，蒙古族，1950年—）机智勇

敢斗鬼子的镜头时，观众们纷纷喝彩称赞；对肥头大耳的翻译官在鬼子面前表现的一副汉奸奴才相，有的观众表示出无比愤恨。

电影顺利放映终结。此时的观众纷纷离场了。

夏天的夜，无风且热。此刻的操场，留下的只有我和银幕。

随着后来工作的变动，虽不再做放映工作了。但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，我对电影仍怀有深深的记忆和情怀，对电影的喜爱与兴趣一直保持不变。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，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摄影师等，通过电影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创意。而放映员的每一次播放，都是一次艺术体验，并感受到电影中的情感、故事和美学等，这种体验使自己对银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依赖。

久而久之，凡有关电影的那些事，我的关注度不断地增强了。范围包括上映新片，剧透内容，名导名片，知名演员等。在多媒体尚无，出版物匮乏年代，自己还订阅了《大众电影》杂志。当新片公映，还会走进影院一睹为快。从《红灯记》等八部样板戏电影，到那时少有的进口的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以及现代超级大片美国的《世纪大战》《阿凡达》几乎必看不漏。今年春节档国产电影《哪吒2》连续观看了三遍。对一些特别有感悟的影片，闲来还提笔写些电影评论，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参加过几次影评比赛并获奖。

如今世界进入网络化的时代，电视与网媒快速发展，影视作品充满荧屏。尽管如此，电视荧屏与电影银幕相比，二者播映效果既各有特色，也各有春秋。

以电影为例，目前电影的拍摄制作与播放，已不见胶片的踪影。全面采用了电子数码技术。银幕观看尺寸超大，有的巨幕占影院的近两分之一宽，而色彩饱和，音效逼真，氛围感十足。这是电视无法比拟的。将《哪吒2》的整体影视效果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也是该片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吧。

我期待着，未来的银幕，将继续展现属于电影的精彩与辉煌！



AI制图